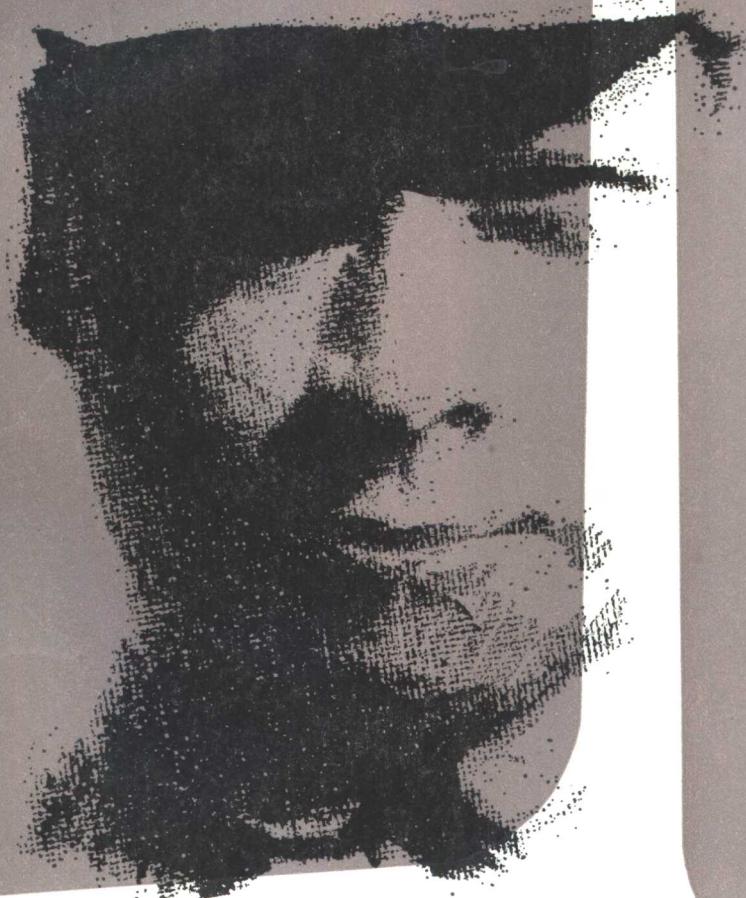


陈毅文学传记之三

探 索

和毛泽东朱德在湘赣闽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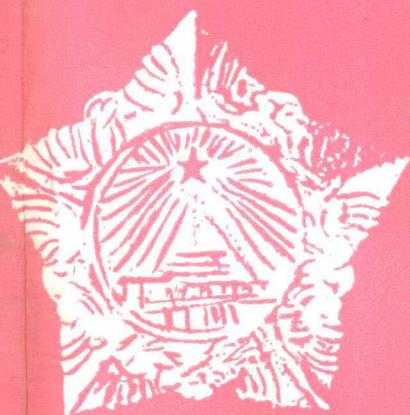
英才石言著

陈毅文学传记之三

探 索

和毛泽东朱德在湘赣闽粤

罗英才 石 言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新登字(京)118号

书 名：探索——和毛泽东、朱德在湘赣闽粤

著 者：罗英才 石 言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邮政编码100034·电报挂号6550)

排印者：北京丰台区丰华印刷厂

装订者：河北三河黄土庄村装订厂

发行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7.5

字 数：182,000

版 次：1993年3月第1版

印 次：1993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0,001—7,500

书 号：ISBN 7-5033-0349-2/I·407

定 价：4.90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湘南失败

一、 “请省委重新讨论”	(3)
二、 有人煽动部队.....	(14)
三、 溃散和叛逃.....	(24)
四、 朱毛再会合.....	(36)

第二章 “闽赣路千里”

五、 兵头头.....	(54)
六、 “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64)
七、 大柏地.....	(79)
八、 此去道路宽广.....	(88)

第三章 “过渡内阁”的形成

九、 “一鼓下汀龙”	(96)
十、 矛盾逐渐加剧.....	(113)
十一、 陈毅，责任严重！	(124)
十二、 红四军“七大”	(133)

第四章 “党中央训练班”

十三、 “毛可先走”	(144)
十四、 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151)

- 十五、“九月来信”的起草 (163)
十六、打倒“陈毅主义” (169)

第五章 血的教训

- 十七、当政委、当军长 (184)
十八、“AB团总团长” (197)
十九、和毛泽东站在一起 (214)
二十、血洒老营盘 (223)

有些好心的朋友总希望作家们不要写内部矛盾，特别是不要写中国共产党的内部矛盾。他们希望作家们写出来的共产党重要人物，一个个都是“十丈金身”，光华闪闪，完美无缺；重要人物之间，意见总是高度一致，绝无分歧。他们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增强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其实，这样做的结果，适得其反。因为矛盾是客观存在，是绝对的；回避矛盾，掩盖矛盾，带来的是不真实、不可信或是无知。这完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相反，把复杂的、多层次的矛盾实事求是地展现出来（敌我矛盾、统战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敌人内部矛盾、党内矛盾、人物内心矛盾……）达到“真”、揭示“善”、表现“美”，才能真正写出战斗之艰难、思想之卓越、人格之壮丽。

尤其像这一本书，将要从井冈山根据地的全盛时期写起，如实地写著名的“八月失败”——朱德、陈毅被迫犯错误；写闽赣千里转战——红四军“最艰难的时候”；写陈毅如何两次被推举代替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写陈毅如何在上海的“党中央训练班”得到思想的飞跃，回红四军促请毛泽东回部主持前委工作，共同打倒“陈毅主义”，开好古田会议；直写到中央苏区肃反大抓“AB团”，陈毅妻死身危。整个历史时期，贯穿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对革命道路、对正确路线的探索、争论和实践。要真实地

深刻地通过陈毅的经历表现这段历史，只能大胆地开挖和表达这多层次的矛盾。而通过这些矛盾的展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及陈毅的形象将不只有生活细节的小真实，更有在历史关键时刻的尖锐冲突中的大真实。因为有不少政治军事以及哲理的内容，有些章节可能艰深一些，读起来吃力，但是只要“钻”了进去，自会得到智慧的宝藏。

人们会问：既是文学传记，是否有虚构？我们回答：陈毅文学传记所涉及的重大史实都属真实，都有文献依据；即使是具体细节，也源自知情人的口述或笔记，并经过参照核对。这是数十万字资料和上百位老同志回忆的结果，没有也无须向壁虚构。我们期待知情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日后进一步补充订正。

第一章 湘南失败

一、“请省委重新讨论”

朱、毛两支工农革命军的井冈山会师，成立红四军，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会师后，一战黄泥、五斗江；二战草市坳、永新；三战新老七溪岭、龙源口。英勇顽强，战绩辉煌。主力红军、地方农军和农民赤卫队三结合作战的范例正式形成。但是，那时的红军，还不是完全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非无产阶级思想在某些部队中有时候还占上风。就是说，虽然在反帝反封建、武装夺取政权的总的政治路线方面是一致的，部队中却还存在着无产阶级思想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尖锐矛盾。

陈毅上井冈山不久，特别是1928年5月下旬被推选为红四军军委书记之后，面临着的最大的矛盾是：主力红军要不要为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艰苦地做群众工作。这个“要不要”的矛盾，当时具体集中地表现在：主力部队是留在井冈山地区做群众工作呢？还是走出去打游击？

井冈山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和重要意义，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得很清楚：罗霄山脉“中段的长处：（1）有经营了一年多的群众基础。（2）党的组织有相当的基础。（3）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创造了富有斗争经验的地方武装，这是十分难得的，这个地方武装的力量，加上红军第四军的力量，是任凭什么敌人也不能消灭的。（4）有很好的军事根据地——井冈山，地

方武装的根据地则各县都有。(5)影响两省，且能影响两省的下游，比较湘南赣南等处只影响一省，且在一省的上游和僻地者，政治意义大不相同。中段的缺点，是因割据已久，‘围剿’军多，经济问题，特别是现金问题，十分困难。”

主力部队留在井冈山，更重要的是有大量的群众工作要做，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帮助群众建立苏维埃政府。群众有了农会、工会，有了枪杆子，选举了自己的政府，分配到了土地并且收割到了胜利的谷子，才会铁了心地拥护革命，革命根据地——军事大本营井冈山地区才能得到真正的巩固。

可是在当时，朱德、陈毅带上山来的部队——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虽然打仗很勇敢坚强，却是大多数人不愿意留在井冈山。二十八团的官兵主要是觉得井冈山的生活太苦了，想打回到赣南去。二十九团的官兵绝大多数是湘南宜章、郴州的农民，家乡观念重，想回湘南去。就连毛泽东带上井冈山的三十一团，其中一部分是浏阳、平江的农民，也想家，不安心在井冈山。

二十八团官兵觉得井冈山太苦，可不是农民式的留恋家乡的土地、村庄、妻儿。二十八团的骨干是南昌起义的叶挺二十五师和朱德教导团的老兵和下级军官。他们受过革命锻炼和党的教育，大多数人革命意志坚强，打仗表现出色；但是他们沾染的国民党军队的旧习气也不少。“天上饿不死鹰，地上饿不死兵”，他们对于打开一个城市，缴获大量物资后的生活是很喜爱的。

“走州过府，七荤八素”，革命了，还可以一路打土豪，开仓济贫，自己也有份。这和历史上所谓的“流寇”——黄巢、李自成等率领的农民起义军的做法颇为相似。

二十八团的某些军官更加觉得井冈山“苦”。“苦”在军事长官的权力和生活受限制太多。合编为红四军后，连队都成立了党支部、士兵委员会。军事长官个人说话常常不算数，而是提倡

“党管理一切”（杜修经1928年6月15日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就已说到），军事长官本该享有的经济大权也让士兵委员会管了过去，经济公开，官兵生活一律平等。他们还听说，原来井冈山第一团（即合编后的第三十一团）的团长陈浩，还有团参谋长，同党代表毛泽东争权，被毛泽东捉起来枪毙了。有的说陈浩是要拉部队叛变投国民党方鼎英部队；有的说陈浩只是带一些人去追逃跑的土匪。反正是枪毙了。枪毙以后，三十一团的党的权威大大提高，政治工作、群众工作进步了。可是军官们呢？见了毛泽东都害怕。二十八团的某些军官对于这种受限制的生活感到难受。何况他们从湘南暴动以来，打许克祥、唐生智，打杨如轩、杨池生，“所向无敌”，外面的天地大得很，何必缩在井冈山“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呢？

再加上二十八团打胜仗多，枪多枪好，毛泽东要抽调枪支武装井冈山地区的农民，当然要抽二十八团的。二十八团的军官们舍不得把流血夺来的好枪交给井冈山的赤卫队，而是主张打出去，扩大红军。

这样的矛盾当然亟需解决。毛泽东1928年6月16日给湘、赣省委转中央的报告中说：“……军队中一部分下级军官军事投机的心理尚未除去，常想逃避斗争跑到赣南去，这已成为党内的一种奋斗。及特委成立（按：5月21日成立），用特委命令把他们勉强地制止。”

“勉强地制止”当然远非在思想上解决问题。毛泽东批评这种倾向为逃跑主义，后来又称之为流寇思想，但是这种思想顽强地存在。

尤其使特委书记毛泽东、军委书记陈毅感到为难的是，少数高级军官也主张大规模的游击。这些高级军官当然绝非为了远出游击打开城市可以发财享乐，他们正是抛弃了新老军阀部队的高官厚禄而来穿破衣草鞋的。他们认为主力红军大规模游击可以扩

大政治影响和开辟发动群众的地域，还可以解决粮饷物资的补给；而死守一地则易使主力红军蒙受重大损失，并使根据地也随着红军的失败而丧失。他们的这种主张有合理之处，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可行性。但在当时却容易和部队中存在的“走州过府”的错误思想发生共振，而不利于井冈山地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怎样解决这些思想问题呢？

就在湘赣边界特委与红四军新的军委成立不久，湖南省委派来了一位二十岁的年轻人，担任过县委书记的杜修经。

杜修经已经二度前来井冈山，都是在中途遇到民团或白军，没有走通。这第三次是湖南省委负责人林仲丹、贺昌、廖保庭等人亲自送他上路的。他带来的湖南省委的信，是由贺昌起草后由湖南省委讨论通过的。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都认为：红军要求得生存和发展，必须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时期，有一块根据地，要和地方党部一致动作，因而主张建立宁冈大本营，建设罗霄山脉中段各县政权（即井冈山地区的根据地）。

这是多么及时和切中要害的指示啊！

杜修经来到宁冈县的茅坪（特委所在地），直接找到毛泽东。

毛泽东接过杜修经递交的信，一看，却是一份“无字天书”——几张随便折叠起来的草纸，便找来药水、洁净的毛笔，一边在草纸上涂抹，一边往下看。这指示信当然使毛泽东十分高兴，当即把杜修经留在他的住处详谈。第二天大清早又亲自陪同杜修经到砻市，向住在那里的红四军军部和军委的负责人传达这封指示信。

途经第二十九团驻地时，毛泽东把杜修经介绍给团长胡少海和党代表龚楚。据杜修经1982年12月谈，当时他只是为湖南省委来送信的，并不是湖南省委的代表或巡视员，但毛泽东却介绍他

是省委代表。二十九团还全团集合在有戏台的大场子上，对杜修经表示欢迎。杜修经在胡少海、龚楚的陪同下，登台与全团官兵见面，并讲了话。这时杜修经所讲的，除了湘东各地的斗争情况以外，主要是讲要建设好井冈山根据地。这对于稳定二十九团官兵的情绪，当然有好处。这时谁也没料想，杜修经的“省委代表”的身分，在两个多月后将对二十九团的溃散起重要的作用！

中午，在一家小商店的店堂里吃饭。饭菜摆在柜台上，菜盆里盛着一只全鸡。毛泽东、杜修经坐在柜台两头，胡少海、龚楚端着饭碗立在柜台前，很随便。毛泽东用筷子指着鸡说：“这是特地招待省代表的。”

下午，来到砻市龙江书院，会见了朱德、陈毅。他们对省委指示信也表示拥护。当天晚上，陈毅在龙江书院的文星阁召开了红四军军委扩大会议，有朱德、王尔琢、何长工等参加。毛泽东因事在会议快结束时才到会。

大家对省委指示信的基本精神都表示拥护。只是对省委指定由毛泽东担任军委书记一事，决定由毛泽东出面说明“不能采纳”的原因。后来，湘赣边界特委写信报告湖南省委说：“杜同志来及来信均悉。5月30日，此间军委召集扩大会议，由杜同志报告政治情形，并宣读省委来信，扩大会完全接受。对杜同志综合各地实际斗争的教训之报告，亦极重视。……军委成立，省委指定毛泽东为主席，此节似无必要，因此间地方工作需人尤其迫切，军委组织亦完善，书记为陈毅同志，此节未执行……”

湖南省委的指示精神传达下去，对于主力部队留驻井冈山地区分兵发动群众、集中对付敌人，当然有很大作用。1928年9月29日陈毅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时还说：“其时湖南省委来了一信，说要与地方党部一致动作，要休养，要有根据地。于是下面同志不好反对。”注意：此处陈毅用的是“不好反对”，其含义

是很清楚的。

次日起，由毛泽东、朱德、陈毅亲自陪同杜修经视察井冈山和红四军。毛泽东是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红四军党代表，朱德是红四军军长，陈毅是红四军军委书记。井冈山和红四军主要领导人陪同视察，说明了对省委指示的重视和拥护，并希望“省代表”回去能如实地反映井冈山与红四军的巨大发展和实际困难。杜修经向红军医院的伤病员，向水口山来的工人，向红军被服厂的工人，向三十二团袁文才、王佐部队的全体官兵都讲了话。在主要领导人陪同下的讲话，对解决或缓和要不要留在井冈山的矛盾当然又会起好作用。而杜修经的自我感觉，也就更为良好。

因为湘赣敌人调集兵力似乎即将对井冈山实行第二次“围剿”，毛泽东要杜修经迟几天再走。结果一连几天平静无事，杜修经便回返驻在安源的湖南省委。

杜修经回安源向省委所作的报告，效果却很不妙。陈毅在1929年8月29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时说：“后巡视员回去报告，又说得过分的好，以为……不要红军井冈山即可保存。”毛泽东在1928年11月25日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得更明白：“6月巡视员杜修经对省委的据报，观点完全错误（如赤卫队加200支枪足以保卫边界割据，红军当时是保守主义），省委即据此等报告决定行动，所以失败。”

然而杜修经1928年6月15日向湖南省委所写的书面报告，现在还收藏在中央和湖南省的档案馆，却看不见有以上毛泽东、陈毅批评的内容。杜修经的书面报告对井冈山军民的描述，基本上是实事求是的，除了对二十九团的中共组织估计过高之外，其他方面并没有过分夸大的地方，对部队人数、枪数的报告也基本上是准确的。由于杜修经在井冈山常与毛泽东作长谈，他的书面报告反映和肯定毛泽东的观点比较多。只是报告中有一段可能引起

误解，那是说：“对永新大部敌人的进击，不专靠军事主力作战，要用永新、宁冈一带民众，共同的四面八方的去混战，以疲乏敌人，便能以少胜多，打破敌人二次的围剿。”似乎过多地强调了民众的作用。但这里他所写的是“不专靠”主力红军；而且在此段之前，说的就是主力红军如果打“酃县未开，而永新敌人已到，便折回守山”。因而这里并没有只用赤卫队守山的意思，而是主力红军“折回守山”，民众配合着“四面八方去混战”。

杜修经自己说，回到安源，首先向湖南省委负责人作了口头报告，接着在6月15日呈送了书面报告。杜修经的口头报告是否“说得过分的好”，就不得而知了。

事实是在书面报告呈送后的第4天，即6月19日，湖南省委“听了杜兄报告之后”，通过了一个《对湘赣特委及四军军委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显然过高估计了井冈山军民的力量，要求“采取积极的发展策略”，开列了7项：

(一)发动湘南的游击战争，造成乡村的大规模的割据，分散敌人力量，牵制湘南各军的行动。

(二)发动并扩大莲、萍、安一带工农的斗争，以牵制赣方的部队。

(三)在宁冈、永新、遂川，积极深入土地革命，扩充工农武装，向敌人严密警戒。

(四)发展攸、茶、酃三县的游击战争。

(五)打开酃县后，立即向茶、攸、莲进攻，乘敌人未集中前予以迎头痛击。

(六)巩固罗霄山脉中段的根据地。

(七)扩大反军阀战争宣传，并立刻开始在敌军中的士兵工作。

决议案说到宁冈、永新、遂川方面的斗争时，要求“扩大农民武装（前决发200枪给两县农民的决议须立即实行），组织四

乡的赤卫队，实行赤色戒严，抵抗敌军侵入。”决议案说到“以罗霄山中脉为根据地计划，省委完全同意”时，又强调了“造成以工农为主力的割据局面”，不要红军，赤卫队即可保卫井冈山的倾向比较明显。

这个决议案好处是明确要求继续建设罗霄山脉中段各县政权，建设军事根据地，不改变一个月以前中央及省委的指示，不妥当之处就在认为以工农为主力，扩大农民武装就可以抵抗敌军的侵入，因而提出了7项发展的策略，要求讨论执行。但决议案还没有提出四军集中力量向湘南发展的任务。

然而湖南省委紧接着又发出同是1928年6月19日的《给湘赣边特委及四军军委信》，进一步强调“采取积极向外发展的策略”，并批评特委和军委“过去确犯有极严重的保守观念，缺乏积极发展的决心”。这份指示信再次强调“但是湘赣边各县的割据，须以工农群众的力量做主体……工农武装实行赤色戒严——乡村军事化以抵抗敌军的侵入。”（恰如毛泽东所说：“……好像完全不知道敌人方面除了挨户团之外还有正式军队集中来打的一回事。”）

这封指示信，与决议案最为不同的一点是说：“以后四军须集中力量向湘南发展，与湘南工农暴动相一致，进而造成湘南割据，实现中央所指示的割据赣边及湘粤大道计划。”

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连续接到这样的决议案和指示信，当然要认真地传达讨论。当时已经是龙源口大捷之后，红四军军部住在永新城内，部队分兵向莲花、安福以及吉安的西南端游击、筹款并发动暴动。特委和军委的委员们有时间各抒己见，进行正常的讨论和争论。

谁知议论未定，湖南省委又有了新的指示。

这是前一个指示信发出的7天以后，在6月26日通过的两封分

别给湘赣特委及四军军委的指示信。这两封指示信的要求和口吻都大不相同了。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简要得如同军事命令：

“省委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按：前一信是“以后”）向湘南发展，留袁文才同志一营守山，并由二十八团拔枪200条，武装莲花、永新农民，极力扩大赤卫队的组织，实行赤色戒严，用群众作战的力量，以阻止敌军的侵入，造成工农为主体的湘赣边割据，在同志中纠正对红军的依赖观点，应积极提高群众的自信力与创造力，至要，至要。”

“泽东同志须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袁文才同志参加特委，并指定莲花两个最有能力的同志到特委工作，其余的仍旧。

“详见省委通告，并由省委巡视员杜同志及杨开明同志面述一切。”

给四军军委的信，更是“希望毫不犹疑地立即执行”的。要求“杀出一条血路，向~~湘南、永兴、郴州~~发展”。

“应由二十八团发步枪~~1000支~~给~~莲花~~农民，总合当地农民原有武装约有枪400条，~~武装~~组织~~赤卫队~~，实行赤色戒严，即可抵抗敌军的进攻，~~造成工农为主体的~~赣西割据。”

“出发湘南的四军军委应取消，~~成立~~四军前敌委员会指挥四军与湘南党务及群众工作。~~委员~~省委指定下列同志组织之：泽东、朱德、陈毅、龚楚~~及~~同志一人、湖南农民同志一人组织之，前委书记由泽东同志担任，常务委员会由三人组织：泽东、朱德、龚楚，并派杜修经同志前来为省委巡视员，帮助前委工作。”

这两封指示信充分显示：一切都决定了，安排定当了，只等“毫不犹疑地立即执行”了。

杜修经和杨开明结伴上井冈山，到莲花后，杨开明赴特委所在地茅坪上任，杜修经直接到永新去向毛泽东、朱德、陈毅等

“面述”。杜修经6月30日到达永新南门外的红四军军部。

“省代表，又来啦！”军部的人员很热情，“毛委员、朱军长他们正在楼上开会呢！”

毛泽东见杜修经来到也很高兴，上次杜修经带来肯定建立宁冈大本营的指示记忆犹新。

然而杜修经这次带来的却是让袁文才带一个营和赤卫队一起守卫井冈山，要红四军绝大部分毫不犹疑地立即向湘南发展的决定，比毛泽东、朱德、陈毅他们正在深入讨论的计划要凶险十倍！毛泽东听着听着，呼吸也不大均匀了。陈毅也觉得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不经过征求意见，就已决定，未免太武断和轻率了。

毛泽东、陈毅立即决定在当天晚上召开湘赣特委、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的联席会议，传达讨论湖南省委的指示。

集中力量立即向湘南发展的指示，当然会受到渴望回湘南发展的二十九团党代表龚楚、团长胡少海的欢迎。但是其他方面的人却都能看出这个决定的冒险性质。毛泽东更是条分缕析，详细而透彻地表明红军在新军阀战争未爆发以前，尚不能离开宁冈、永新、莲花开往湘南的理由。

这些理由都写在1928年7月4日《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其中第一条理由便很为深刻，抓住了红四军内部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

“在四军本身有许多过去习于流寇式的生活，极不喜住定一处，艰苦的作群众斗争的工作，充满红军冒险的遗毒。近一月来经多方洗刷，同时永新、宁冈二县群众已普遍起来，他们才渐渐死了心，懂得中央及省委上次主张建立宁冈大本营的政策是对的。如现在又马上改变，使四军重新走入转徙游动的道路，四军之改造必更困难。前次省委来信指出四军转战千里，近于流寇，必须择地休息，以资改造。此意非常正确，正在遵照执行，不宜